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五

李長衡墓誌銘

長衡姓李氏諱流芳其先徽州歙縣人也其祖  
贈奉訓大夫諱文邦始徙嘉定文邦之子諱汝  
筠繼室以陳氏生長衡長衡風流儒雅海內知  
名者垂三十年其歿也識與不識皆聞而悲之  
然長衡之生平孝於親友於兄弟澹蕩於榮利  
而篤摯於君臣朋友則世未必盡知之也長衡  
少有高世之志才氣宏放不可繼羈自其兄翰

林君蚤世始撫心下氣求工應舉之業以慰其  
父母更十餘年與予偕舉南京當是時長蘅之  
年漸長而又以爲不逮其父雖橋褐趨時其中  
固已不能無厭薄之矣再上公車不第又再自  
免歸皆賦詩以見志自是絕意進取誓畢其餘  
年暇日以讀書養母謂人世不可把翫將剗心  
息影精研其所學於雲棲者以求正定之法未  
久而病作猶焚香泚頰手書華嚴不輟又以其  
閒寫唐宋大家詩至數十帙皆未就而卒嗚呼  
其可悲也長蘅事母色養甚備敬其長兄撫其  
弟妹若姪絕其分少皆人所難能者顧不修寧  
飭邊幅以孝謹取名與人交落落穆穆不以握  
手出肺肝爲信磨切過失周旋患難傾身瀝腎  
一無所鯁避平居不入公府譚居閒竿牘之事  
輒頭面發赤家貧資資修脯以奉母稍贏則以分  
窮交寒士卒未嘗立崖岸之行以潔廉自表裸  
也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所至詩酒填  
咽筆墨錯互揮灑獻酬無不滿意山僧榜人皆  
相與款曲軟語閒持絹素請乞忻然應之其爲  
人和樂易直外通而中介少怪而寡可其於君

臣朋友之閒大節確然不可得而犯干也歲壬戌廣寧陷都城震驚遂喟然束裝南歸其意以爲毋老身未仕猶可以無死也以可以無死而歸則其不可以無死而死焉必也假令世不幸而有有唐天寶之事苟受一命如王維鄭虔之爲我知其必不忍也丑寅之交每竊歎曰事不可爲矣往往縱酒無聊至於泣下遂病咯血不能止病且革聞余被放撫枕歎詫亡何遂不起崇禎二年之正月也享年僅五十有五嗚呼其尤可悲也長蘅交知滿天下其少所與游處曰

鄭胤驥閑孟王志堅弱生故其子娶閑孟之女而其女歸弱生之子其尤敬愛者曰程嘉燧孟陽孟陽謂長蘅書法規撫東坡畫出入元人尤似吳仲圭詩彷彿斜川香山晚於格律更細尤歎賞臯亭南歸諸篇以爲非今人可及也長蘅既亡三年以今年二月某日葬南翔之祖塋其子杭之泣而言曰宜銘吾先人者誰乎有先人之友程與錢在孟陽曰吾老矣過時而悲不能文也銘莫如錢氏宜於是杭之纍然喪服來徵銘孟陽助之請尤力嗟乎長蘅精勤學佛既了

然於去來之際矣余銘之不勝其悲其以余爲  
怛化已夫銘曰

雲棲之教落日懸鼓西方爲家華嚴樓閣涌現  
筆端重重開遮人世瓌碎譬大海水跳擲魚鰕  
媠修介節紛然建豎猶算河沙命耶才耶簸頓  
屈信其又奚嗟文章紛繪留世閒者燦爛春花  
後千斯年與此銘章倬爲雲霞

王淑士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與嘉定李流芳長蘅崑山王志堅  
淑士交已而與長蘅同舉於鄉萬曆庚戌與淑

士同舉進士三人者器資不同其嗜讀書好禪  
說標置於流俗勢利之外則一也長蘅沒余哭  
而銘之今又哭吾淑士而其子又以銘爲屬嗟  
乎余衰遲無用久居此世天其憇遺之以銘吾  
友乎其可哀也已淑士初任戴冠其字曰弱生  
與長蘅同研席爲詩文已知法唐宋名家而深  
鄙嘉隆之剽賊塗墜者以爲俗學窮經辨志有  
古先儒者之風及官南駕部雅不欲以游閒談  
讌把翫日月而又謂隨俗詩文徒以勞神譁世  
非有志者所爲乃要諸同舍郎爲讀史社九日

誦讀一日講貫移日分夜矻矻如諸生時少閒  
 借金陵焦氏藏書繕寫勘讎盈箱堆几嘗為詩  
 懷長蘅曰一編餘故麓字畫麻姑細彷彿共丹  
 鉛深夜重門閉亦自狀其居官况味如此也通  
 籍二十餘年服官僅七載後先家居薄榮進寡  
 交游壹意讀書而其讀書最為有法先經而後  
 史先史而後子集其讀經先箋疏而後辨論讀  
 史先證據而後發明讀子則謂唐以後無子當  
 取說家之有裨經史者以補子之不足讀集則  
 刪定秦漢以後古文為五編尤用意於唐宋諸

家碑誌援据史傳摭採小說以參覈其事之同  
 異文之純駁蓋淑士深痛嘉隆來俗學之敝與  
 近代士子苟簡迷謬之習而又恥於挿齒牙樹  
 壇墀以明與之爭務以編摩繩削為易世之質  
 的其自任最重讀佛書研相而窮性闡教而闕  
 宗手寫華嚴至再著太上感應篇續傳以輔翼  
 因果之書閭以楮柱世之盲禪而不輕與之辨  
 駁亦此志也南駕部秩滿陞僉事提學貴州辭  
 疾不赴用言者薦起浙江以母憂歸再起提學  
 湖廣卒於官淑士恂恂體若不勝衣居官執法

屹然如山南駕部典司勘合不以片紙假人所  
至守律令謝請託理冤抑問疾苦手削爰書雖  
老於文法者無以過其在浙也議鹽法者欲行  
溫州票鹽以佐餉議水利者欲盡墮諸壩客艘  
直達會城皆名美而實不便力陳其不可而止  
其奉職循理不欲爲好名生事皆此類也督楚  
學惇行崇禮好古教化楚士聞其公而喜覩其  
明而服習其反覆教誨出於至誠莫不洗心回  
面誓不忍負方奉 旨紀錄爲海內學政第一  
而竟以勤其官死嗚呼其斯以爲文學政事彬

彬文質之君子歟往長蘅語余子才高意廣近  
於通淑士小心精潔近於固我通不及子固不  
及淑士然居二子之間者必我也今長蘅之風  
流儒雅與淑士之束修好古皆足以傳於後世  
而余獨棲遲連蹇老而無成執筆而志其葬其  
能無愧色已乎王氏出琅琊十六世祖某爲崑  
山州學正始家於崑曾祖諱三錫知河南光州  
祖重鼎贈奉直大夫父諱臨亨知杭州府母張  
氏生三子淑士其長也仲志長季志慶皆舉於  
鄉以文行有聞妻朱氏封安人子四人偲偕傲

皆有聲膠序而衍尚幼一女嫁顧錫眉淑士卒  
於崇禎六年八月八日年五十有八次年十二  
月葬吳縣西山之真珠塢銘曰  
鄧尉之山有宅一區君今葬焉空山老屋梅花  
千樹礪戶依然展如之人焚膏宿火落月殘編  
我懷君詩南園北郭竊比前賢鈞玄提要著書  
滿家朱黃駢闐以方水心次則石礪誰曰不然  
過而式者徵於斯銘後于斯年

都察院司務無回沈君墓誌銘

萬曆時杭有三士焉曰胡胤嘉休復卓爾康去

病沈守正無回奮乎流俗之中以文章志節相  
摩厲海內稱之如唐人所云四變者休復舉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踰年去病無回皆不第無  
回官都察院司務卒於官其子允舍屬云病為  
行狀而謁銘於予予之諾其請者蓋十年於此  
去無回之歿十九年矣嗚呼去病之稱無回備  
矣稱其行誼則曰為子而孝也初舉於鄉痛父  
之未葬衰經而襄事不以公車為解鄉之稱孝  
者歸焉為友而信也視友如其兄弟視朋友之  
父母如父母視朋友之子如子鄉之論交者準焉



爲舉子而廉也公車二十年不以名刺謁監司  
不以竿牘干縣令自守泊如也鄉之自好者觀  
焉稱其經濟則曰爲學官於黃巖以文墨而精  
吏事學田之伏匿者八百畝一昔而鉤得之台  
卒之謀也設方略購死士佐兵使者定變老於  
兵閒者莫及也稱其立朝則曰爲司務四十餘  
日以散寮而著風節嘗朝之日司廳應奏事者  
不至無回獨被糾免冠待罪口不置一喙皆得  
不坐人謂古大臣風彷彿錢若水欲與知州陪  
奉贖銅事也嗚呼無回之可稱者如是而已乎

余爲舉子與休復無回方舟而北休復蕭閒淡  
漠如定僧靜女無回神宇高徹顧盼風生余居  
其閒兩相得也已而與無回游處觀其所撰著  
鈎玄提要朱黃盈帙知其人博學深思而好古  
者也盱衡揚眉指畫天下事其辨博如環之無  
端其斷割若觶之能解客散辨息端居燕處若  
風之已過而水波湛如也車蓋成陰生徒成市  
道廣智周人人以爲親已介性所至戒標榜絕  
依附如松栢之獨立人未嘗不望而自遠也嘗  
以宋人儼之休復似孫明復去病似尹師魯無

回似蘇子美明復諸人其所遇斯已窮矣三君者之自見於後世與諸人孰多才耶命耶其可爲歎息者不獨無回而已也今年余過休復故宅其寡嫂具特羊之饗去病居士位尤舍以子婿行酒炙明燈促坐譚休復無回游跡相顧涕洟而罷去病方罷官歸門仞蕭然意殊不自得而余亦已老矣尤舍諄復以銘墓爲請去病助之尤力余之慨歎於無回以謂去病稱之未盡者余之文果足以盡之耶天之厄無回也使其可稱者如是而止余與去病又將若之何嗚呼

其可悲也已無回之先自南宋已家臨安父煙江公諱某母某氏天啓癸亥三月二十八日卒娶謝氏子二人長尤舍次美舍某年某月葬於某地之阡所著雪堂集濬河防倭議行於世他著作皆燬於火銘曰

祿命之術通天咫煙江有讖詒厥子玄黻涸灘發麟趾鹿鳴之秋歲陽癸有才無命一官死五十年昔夢耳請視巾箱尺牒紙我作銘詩歌蒿里有如不信問瞽史

大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君

墓誌銘

崇禎丁丑予有牢修朱竝之獄時相設刀俎以待道路洵駭君老且病矣輕舟走三百里追送於吳門淚淫於睫唾交於頤語喃喃不可了曰天道神明公必無恙我且死有墓中之石以累公再拜鄭重而別戊寅放歸君復造余山中謹諉如前請益力語益不可了明年己卯六月二十日君卒其子光垓孫鏡以少司寇朱公行狀來請銘余爲之泣下曰君於余瀕死時祝以不死而且以其死累余也非余其誰銘君諱衷純

字玄白其先世建炎中自江陰徙長水遂爲嘉興人祖某父敷以君贈奉政大夫前母徐母張竝贈宜人君以萬曆壬子舉於順天謁選知楊州府如臯縣行取授南京工部主事轉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陞福建邵武府知府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君少警悟六歲授曲臺禮日誦數千言父歿其兄游國學君以孤僮執喪含殮盡禮哀毀骨立來觀者皆異之從父諸兄皆奮跡科第衣冠都雅君自傷幼孤蚤夜呼憤讀書倍文才名蔚起歸安茅順父太倉王元美

皆以字呼之令其子折節事焉庚子試北闈不  
中館閣諸公賦詩贈行者數十人壬子放榜葉  
文忠公在內閣語公卿曰李玄白得舉矣萬曆  
中黨論鋒起浙人與東林相枝柱而君與長興  
丁長孺游於顧端文之門浙人深嫉之曰此操  
室中之戈反而內向者也如臯考最將入爲給  
事御史逆奄之黨羣相譏揣曰此應山虞山之  
朋徒宿爲黨魁者也應山謂故楊忠烈公虞山  
則余也君聞之急自引匿得南曹郎以去迨其  
後鞅掌外吏浮湛窮老而其以部黨爲人指目

則自爲舉子時已然君亦不自悔也君諳習吏  
事老於文法才具通明果辨傲絕如臯濱海膏  
腴千畝爲豪右占匿丈而歸之官邑多盜以沈  
命法購捕禽獮無遺種堤郭外牙橋以絕盜販  
瓠甃土石畢具一夕而就在南曹權蕪關理街  
道管鼓鑄爬搔蠹弊咸有聲績在邵武申明條  
要齊和寬猛杉關有稅歲飽冗從之橐而守因  
緣爲市君請充餉以省加派不肯名一錢也兩  
淮鹽政蠱壞商竈俱困君簡胥史覈商賈旬稽  
俸漁清理支借三月解冬課三十餘萬半載解

遼餉六十餘萬持籌握算仰屋畫地唇舌燥蜚  
心氣耗潰得風病手足奇右遂移疾以歸客有  
過淮者余問君治狀客曰君晨起視事按治豪  
商宿吏伍伯林立楮棒呼晷之聲殷動墻宇抵  
暮入會校文書達旦不知其橐中裝云何也余  
笑曰淮海鹽利以商吏爲囊橐轉運使與通酒  
食握手响嘔恐失其驩今放手決罰一切以威  
猛從事吾有以知李君之窮也君歸財逾年盡  
典其章服幣帛以供朝夕死而家無餘貲人以  
余言爲信君少喜爲歌詩多名章麗句有激楚

齋若干卷長而淹經術自經濟文人通儒也其  
爲吏顧不屑爲襃衣博帶舒緩養名以廉辨幹  
濟爲能事昔趙廣漢擇吏好用彊壯蠶氣見事  
無所回避而張武謂梁國吏民凋敝當用柱後  
惠文彈治之其兄敞以爲必辨治梁以君之材  
力不得射策甲科欲以彊力自效一吐其偏塞  
而年至慮耗精華銷奕嶠首於功名之會而衰  
落不振豈不悲哉此其所以重有屬於余而庶  
幾有聞於後也與君卒之歲享年七十有六妻  
呂氏贈宜人子四人長光陞先卒次光垣光垓

光基女五人孫三人鏡錡鐔光垓與鏡俱有文能繼先志者也銘曰

過都之足係於籬樊剗犀之器鈍於草菅才耶志耶比土一棺羸其子孫既固且安

張元長墓誌銘

君諱大復字元長世家蘇之崑山祖誥父維翰世爲儒生君生三歲能以指畫腹作字十歲講論語至假我數年一章告塾師曰仲尼至是韋編三絕始知易道簡易本無太過故曰可以無太過矣大當作太非大小之云也塾師避席曰

此非吾所及也既長治科舉文詞不務爲抄掠應目前自漢唐以來經史詞章之學族分部居必剖根本見始終而又能通曉大意不爲章句舊聞所糾纏其爲文空明駘蕩汪洋曼衍極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詭於矩度吳中才筆之士莫敢以鴈行進音文益奇名益噪家亦益落中年不得志於有司又以哭父喪明乃謝去諸生垂簾瞑目溫習其已讀之書有不屬則使侍者雜誦繼之關節開解冰釋理順繇是益肆力於文辭若壅江河而決之沛然莫之能禦也所居梅

花草堂古樹橫斜席門蔽虧軒車至止戶屢相  
錯君從容獻酬談諧閒作眸子矇矇然光芒猶  
映射四座久之蔬炙雜進絲肉競奮參橫月落  
笑語如沸家人問晨炊有米乎曰未也相視一  
笑而已壯年再游長安登呂梁過齊魯覽宮闕  
之盛觀東征獻俘思奮臂功名之會晚而病廢  
自號病居士名其庵曰息詩壇酒社歌場伎館  
扶杖拍肩人以爲無車公不樂酒酣曲奏劃然  
長歎若有不舍然者雖篤老猶未已也嗚呼其  
可哀也已君之爲古文曲折傾寫有得於蘇長

公而取法於同縣歸熙甫非如世之作者傭耳  
剽目苟然而已撰崑山人物志焚香隱几如見  
其人衣冠笑語期畢肖而後止記容城屠者濟  
上老人及東征獻俘諸篇雜之熙甫集中不能  
辨也君未歿其書已行於世人但喜其瓌語小  
言爲之解頤捧腹未有能知其古文者也君嘗  
語余莊生蘇長公而後書之可譚可傳者羅貫  
中水滸傳湯若士牡丹亭也若士遺余書曰讀  
張元長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蓋文章家  
之真賞如此君卒於崇禎三年七月廿九日年

七十有七娶顧氏生三女無子以弟之子桐爲  
子桐有文能筆授君所著書天啓五年自爲誌  
文而卒桐二子安淳守淳以崇禎十四年九月  
葬君於祖塋持歸昌世行狀來請銘君與先君  
生同年友余於弱冠呼先君爲叔父其何忍不  
銘銘曰

秋風蕭蕭兮秋露漙漙葬此秋士兮于彼秋原  
我銘斯石兮千秋永安

金府君墓誌銘

嘉定唐時升叔達爲金君子魚記所居福持堂

曰子魚生百世之下而尚友百世之上自聖賢  
所以和順於道德與經綸曲成之務者皆默而  
識之矣古今興衰成敗得失之故莫不畢觀而  
於天人之際幽明之故感應之理晚而尤究心  
焉至於非法不言非禮不履與人居未嘗以其  
博識愧寡聞之徒以其篤行恥浮薄之俗其中  
則與古爲徒而其外則油油然不求自異於鄉  
人蓋其可見者成人之美必彌縫其所不備稱  
人之善必覆護其所不及導人以義若恐傷之  
振人之急若恐聞之不求多於天不取盈於人



故其至行有以感動神明而聲譽及於里巷兒  
童婦女之間當是時君年七十矣吳之賢士大  
夫登君之堂皆以爲無愧詞君讀而喜曰他日  
雖取以誌我可也又十有二年君年八十有二  
以崇禎戊寅二月卒次年三月其子德開德行  
葬君於界涇之祖塋屬程嘉燧孟陽爲行狀而  
謁銘於余孟陽之狀君敘述其末修勵行積習  
於家庭而發聞於鄉里者可謂至矣要不出於  
叔達所云予又欲別爲之誌不已多乎無已則  
以叔達爲徵而以孟陽之狀足之按狀君諱兆

登字子魚世居嘉定羅店鎮信林和諱翊  
以孝弟力田起家父諱大有嘉靖戊午鄉貢毋  
傅氏此君之族出也少爲文章汲古振奇大變  
吳中舉子熟爛之習萬曆壬午舉鄉貢十上不  
第授都察院都事以老此君之履歷也罷公車  
年力方富迄不復往以有母在也年七十舉觴  
流涕謝絕賀客痛父之無年也偕計吏北上夜  
亡其行橐有司窮治勒主家賣贏以償君憐而  
舍之年幾艾生子德開人以爲冥報君之孝友  
忠信仁心爲質皆此類也余於孟陽之狀取其

與叔達相證明者數端而已蓋余之所以誌君者如此君為人深中隱厚與人交不翕翕熱皆有終始余之下吏也君既病矣每刺探獄之緩急爲加損一飯病革猶數問余歸期何如也余何忍不銘銘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最君之生平醇和粹美庶幾乎三代之遺民使其比肩七十子揖讓於聖人之門吾夫子不以爲君子則必以爲善人天子方行徵召之典玄纁備禮公車交倅而君顧老死於菴

江寂寞之濱嗚呼後世尚有考於斯文

張異度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正月六日吳郡張異度卒於泌園之書舍年七十有四友人錢謙益題其銘旌曰鄉貢士孝節張先生之柩某年某月葬於花園邨之新阡仲子奕冢孫邕泣而來告曰先人有墜言曰銘必以錢氏錢知我者可無庸以狀也余曰諾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世偉字異度南安府太守諱銓之曾孫鄉貢士贈翰林院侍詔諱基之孫太學生諱尚友之子也君總角明惠

善屬文太學君携之游婁江弇州太原兩王公  
歎息以爲國器久之其聲籍甚江廣交粵之士  
有知張異度者不以名有知異度者不以姓此  
君之始年也萬曆中門戶科場之議鋒起君扼  
腕拊頰多所題覈裁量壬子舉順天出新城王  
季木之門黨人大譁御史遂呈身排擊卒不能  
有所連染坐罰三科累試不第謝公車以老此  
君之生平也世居吳江之越來溪君卜居吳門  
得陳惟寅之淶水園誅茅灌畦却掃誦讀清談  
竟日樵蘇不爨爲古文辭取裁韓柳每一削稿

伸紙點筆不知老之將至此君之晚節也君七  
歲喪母朝夕上食號慟塾中書生皆爲流涕其  
祖歿六十年表襮遺行用陳公甫例得贈官立  
祠事其父如其祖事其兄如其父此君之內行  
也吳中以名行相鏃礪者文文起其執友也姚  
孟長則其高第周忠介朱德陞其後輩也忠介  
遭奄禍周旋經紀奮臂出入視緹騎惡子市駟  
伍伯如也鄉邦有大利病措紳相顧囁嚅必自  
君發之其歿也家無餘貲司理倪君往賻乃得  
發喪此君之大節也君娶徐氏男子二人長弇

次奕奔早世邕其長子也女子二人嫁崑山顧  
咸建長洲姚宗典君嘗讀范史黨錮傳至於蘊  
義生風鼓動流俗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君以一  
老孝廉屏跡丘園十餘年來吳之吏有所規士  
有所做民有所賴相與俯躬抑氣曰彼有人焉  
文姚旣歿風流益長奚其爲政斯可以興矣君  
七十時余坐告訐下請室君戒子弟徧謝賀客  
罷酒不樂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謂忠實  
心誠信於士大夫者非偶然而已也爲之銘曰  
惟孝與節古有良謚仲車二反君則有四高冠  
崔嵬細行不墜介居沉冥市義若嗜輕財涕唾  
取無施易安居美食家無委積少不踐石老而  
畫字耳非兩門孰云我贖揭德振華加彼康惠  
我作銘詩流詠清泌

徐元修墓誌銘

崇禎己卯正月吾師高陽公殉國報至余爲位  
加衰而哭之是月江陰徐元修以哭母死訃亦  
至嗚呼居今之世忠孝之道不絕如綫天柱將  
恐折矣地維將恐裂矣吾師死忠元修死孝元  
修雖一逢掖方諸吾師是亦枝天柱立地維之

一人也是可使之無傳耶元修諱時進其先公  
輔國初爲右副元帥戰歿贈東海郡侯公輔之  
弟按察使公弼繇鳳陽徙江陰曾祖亮進士官  
知縣祖旦父某母馮氏元修以諸生久次將貢  
於京師而母馮氏以疾卒元修自傷爲子無狀  
幾得微祿以養其親而不待也號呼擗踊促數  
叫絕越七日庚午一慟仆地其子卿麟卿麒環  
呼之形神離矣年五十有八遠近哀之皆致賻  
乃克殮葬二月某日葬於繇里山之祖塋元修  
長身美鬚髯易直退讓與人語惟恐傷言言如

也善飲酒與之飲未嘗不醉三爵之後油油衍  
衍如也矯志勵行奮乎流俗之中以師友之道  
爲已任遇不可奮髯掉臂必達其志決非苟然  
者自元修抗顏爲人師樞衣升堂收威夏楚而  
師道于是乎始尊自元修與其友黃介子錫余  
輩鏃礪文行死生患難奮身相收卹而友道于  
是乎始著其事親也盡志與物不以亡爲解所  
得修脯不下百金其父每呼盧博塞緣手而盡  
一夕自悔恨召諸少年酌酒謝絕之居亡何元  
修窺其父微瘠意默默不自聊跪請於父復召

諸少年袒跣飲博其父乃大喜旦而腴澤如故  
自是不復言戒博矣 今上下詔辟召兵使馮  
公徐公將以元修應固辭不可曰小人有母他  
日有廣文升斗在比將貢而親沒此其所以傷  
而死孝也余嘗爲容城孫奇逢敘其所撰取節  
錄曰忠臣孝子人世之砥柱也末世之人薄視  
忠孝名節反加挫抑焉者譬如楊焉之治河患  
砥柱而欲鑄之者也嗚呼兵刃鋒鏑戎狄鑄之  
也讒謗機穽小人鑄之也死喪禍患天鑄之也  
具是三者其鑄之也不遺餘力矣而吾師與元

修猶相望於世斯世道之不幸也夫其亦世道  
之幸也夫元修將葬介子爲行狀而以書屬余  
曰是當應銘法請爲之銘余曰諾銘曰  
七尺者身三尺者墳後千百年視此刻文

聞子將墓誌銘

子將姓聞氏諱啓祥杭州之錢塘人也子將生  
而神姿高秀所至能隱數人工於應舉之業揮  
灑落筆雲煙月露生動行墨閒馮祭酒開之方  
提學孟旋以經義爲一世師子將皆入其室於  
是子將之名藉甚武林東南一都會江廣閩越

之士躡屩負笈胥挾其行卷是正於子將子將  
鑒裁敏品題精丹鉛甲乙紙落如飛士之側古  
振奇隱鱗戢羽者得子將一言其聲價不蹙而  
走游武林者得一幸子將如登龍門之阪而子  
將亦傾身延納庀舟車潔酒食請謝賓客如置  
驛然雖後門寒士落薄無聞者人人以子將爲  
親已也子將性故淡蕩厭棄濁穢思出世閒法  
雲棲標淨土法門子將篤信之外服儒風內修  
禪律酬應少閒然燈丈室趺坐經行佛聲浩浩  
儼然退院老僧也卜築龍泓清平之閒將誅茅

以老焉買舡西湖做搖頭五瀉之制爲文以要  
同志風流婉約爲時所傳爲諸生祭酒二十年始  
舉於南京偕李長蘅上公車及國門興盡而返  
余遣人要止之兩人掉頭弗顧也卒時年五十  
有八祖諱鎮年九十五而卒父諱淶有賢豪長  
者之風子二人淡明淡成女四人余觀東漢之  
季太學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  
節下之三府辟召嘗出其口卒有黨錮之禍唐  
宋之季亦然萬曆中子將以一書生握文章之  
柄一言之褒誅近秦市而遠雞林奉之如金科

王冬可謂盛矣然而卒以無咎者何也職思其  
居言二出位有古人讀書尚友之志而無今人  
游光揚聲之習也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其  
子將之謂手余於子將之葬敘而銘之于稽其  
世蓋俛仰三歎焉銘曰  
玉輝於璞兮珠媚于流西湖之山熊熊兮與子  
千秋麟傷斯哀兮鳳衰則憂西湖之水洋洋兮  
閔子一丘

周府君墓誌銘

吳江周永年葬其先人於高景山之阡排續其  
行事而來告曰吾父躬令德享高壽諡曰康孝  
吾子以爲允若其精修密行世出世間法具備  
則固非節惠所可盡也有墓中之石在敢固以  
請余謹按永年之狀其書族出壽年者曰君諱  
祝字季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恭肅諱用之  
孫國學生諱乾南之季子少而工文爲名士長  
而稱詩爲詩老晚而負經濟修長者之行爲鄉  
先生其歿也崇禎十三年七月廿九日享年八  
十有六娶楊氏生三男子長卽永年永言永肩  
其次也二女子嫁楊士修金之鎔葬以十四年



之三月其書其世法者曰君三歲而孤宛轉母膝前能相其悲哀而慰解之母嘗謂曰汝孩幼能慰我汝父服玩當多畀以償汝稍長果如其言君泣涕交頤弗忍受也談文師馮開之談詩友王百穀湯若士談經濟交徐孺東萬和甫于中甫中年蹭蹬省試扣囊底之智爲其鄉人勾會賦調櫛爬垢病旱澇凶饑閭井恃以無恐少孤兩世父撫之如子世父老且多難周旋扶持不啻其子也於羣從篤愛宗建宗建忤奄考死君歎曰得死所矣勝老人槁項牖下也其風義

激昂如此書其出世法者曰君少游衰了凡王龍谿之門知有性命之學長師事達觀可公觀神姿嚴重鉗錘棒喝如雷風之狎至口授偈頌傾寫千言侍者目瞪聽熒轉盼錯誤君闇記默誦借書於手伸紙執筆運肘如飛觀之門無兩子也觀自寶林游攝山命車中記八識規矩頌三鼓入室授以指要諸弟子遙矚之燈光煜然隱見庭戶以爲傳燈有人也扣擊日久悟門歷然研精相宗終其身不拈禪宗隻字母薛夫人蚤修淨業君聞毗舍半偈之義於本師歸爲母

牧齋集卷五十四  
覆說證合於圓覺普眼一章母繇是發悟丁亥  
秋持佛名號三十晝夜泊然坐脫君提唱之力  
爲多雲棲宏公歎曰諸上善人同會一處其周  
氏母子之謂乎於有爲功德不以有漏之因小  
之復古剎刻大藏立懺飯僧皆竭蹶以從事小  
築太湖之濱架木爲閣徜徉其間客至不裹頭  
不布席晚尤矍鑠憎杖而却扶臨終示微疾從  
容燕語吉祥而逝謙益曰府君之令德不可以  
悉數白樂天有言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教  
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此三  
言者庶幾盡之矣余與永年兄弟游皆工詩文  
小詞孝友順祥人也君不置妾媵三子者日視  
膳夜侍寢十日一踐更蓋十餘年而君卒君之  
安樂令終亦其子之力也銘曰  
億萬佛土從母往生如子赴家是母是子如清  
淨地生寶蓮華世出世法如寶羅網重重開遮  
我作斯銘現文句身于彼塵沙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四

墓誌銘六

徐元晦墓誌銘

元晦之卒也為天啓癸亥之四月年五十有一  
 余與西安方孟旋哭之而慟退而與南司空張  
 公司馬王公經紀其家車于孟旋元晦之執友也  
 張公王公其同里為婚姻者又九年崇禎辛  
 未其孤璣等卜葬于橫瀝之東原奉王公所撰  
 行狀來乞銘元晦諱文任吳郡之太倉人也少  
 有俊才弱冠入南太學為祭酒馮公所知當是

時孟旋爲諸生都講歸然長德元晦一旦與之  
齊名登堂拜母以交友聞于東南又十餘年元  
晦辱與余游又進余而友於孟旋蓋元晦之取  
友始于孟旋而卒于余也元晦之與人交也彊  
直摩切責備行誼至不可容忍其爲人無所不  
盡死喪契闊靡不相卹米鹽瓌碎靡不相同家  
人婦子之詢諄靡不可相告語也諸生子弟有  
來歸者必爲之授室授爨庀幃帳具膏火又爲  
之警其惰而勸其勤曰五庶幾古人爲國家養  
士之意也才智蠶涌精彊有心計閭里銖兩之

奸皆知之或把其宿負其死力好爲人緩  
急以排難解紛爲務黠者或陽以急難來元晦  
以爲窮而投我傾身爲之弗卹也家本素封揮  
斥數千金緣手輒盡亦時用居積自救其所羸  
不能當什一元晦心獨自喜以爲非他人所辦  
也東事之殷也王公奉命經略元晦將策蹇走  
關門縱觀阨塞閭簡將帥奮臂爲之助會王公  
召還乃止余在長安每手疏國家兵農大計相  
告曰子其勉之無使人謂詞垣無人也應山楊  
忠烈公識元晦於余家卽以忠義相期許每遺

書論天下事必曰元晦視如何也其推服元晦  
如此嗚呼元晦少年時腸肥腦滿願與海內雄  
駿君子招擢胃腎以自效於國家至其中年身  
名寥落疆圉多故瘡癢然惟恐不得一當以謂  
不得之于身猶庶幾得之于友如余之不肖元  
晦不以爲非其人也元晦沒未幾孟旋亦謝世  
而余再被放逐衰遲連蹇其已悄然無復當世  
之志矣豈元晦之取友非與抑元晦之不遇猶  
足以窮其友于身後與其可哀也已元晦之父  
曰光祿公諱可久母王氏其家世具光祿志中

初娶金氏今合葬于墓繼室以唐氏男四人璿  
璣瑤瑗女子四人銘曰

嗚呼元晦捐不貴之身爲國家申齒牙樹頤頰  
可以爲世之偉人扣囊底之智爲縣官理鹽鐵  
蒐兵食可以爲古之能吏嗟夫元晦止於如此  
佳城鬱鬱東海之隈潮汐往復波濤喧阗後千  
斯年孰知其爲元晦而悲

邵茂齊墓誌銘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  
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

鄉陋儒挾鬼園一圃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  
雲集至賃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  
習析理蘄絕匠心獨妙閒亦譚諧以出尖巧其  
于學旁通鈞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  
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  
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  
或者曰盧攜文章有首尾韋岫知其必貴茂齊  
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  
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黝昧若頑鐵  
者矣有棼若亂絲折若護線者矣若契戾取科

第胥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  
往在左坊嘗語余曰己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  
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  
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盡數  
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橫經列席應四  
方學子之叩擊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飭已偕  
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覩某水某峯乃知行  
之近遠閒過遜國忠臣黃公墓纍纍蓬顆中必  
要余斂容肅拜摩娑臥碣愀歎久之乃去當是  
時余方冠首茂齊折輩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

期許余因以有聲諸生閒以此知茂齊之爲人  
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竦  
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眉  
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羣言沸羹器聲壓屋片  
語劈分洞中肌理四座閒然無人聲賓筵客座  
主賓闊踈瞪目顧視茂齊獻酬羣心譚詭閒作  
暄然若陽春之入座隅也達心而多可不爲崖  
斥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雜賓簿有  
金蘭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裙綈冠下帷講授輕  
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禪寂歲  
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  
閒酒闌燈炮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  
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閒遇不平奮髯張目或嚙  
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  
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  
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旣倦  
游矣寒窻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颺去  
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  
意于人世矣視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  
顧稚子在前指以屬余無甚憐之色偕僧徒頌

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  
月也初茂齊有二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  
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  
官耳一僮子爲老儒謦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僂  
而前謁茂齊顧余大噓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  
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  
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曰齊  
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  
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鉏四十七年某月葬  
于北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  
者實賴于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  
得而知也雖然天之厄茂齊甚矣不當復厄之  
身後余之文其又或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  
者非余而誰也銘曰  
丸丸長松其身千章臥于壑谷弗施棟梁雖然  
弗施其膏爲肪化爲茯苓十年有光吁嗟乎斯  
爲茂齊之藏

瞿元初墓誌銘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  
瞿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



南莊翁布衣節挾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  
田築室庀薪水膏火以資士之與君游處者君  
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  
曰瞿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雲鴻朗仲皆一時  
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咏歌其中晴煙  
晦雨春腴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  
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君才  
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  
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  
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

日與子上下筆硯閒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  
淺土墓未有刻文而逡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  
之所謂有待者也吾髮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  
星卿仕而歸茂齊朗仲窮而死而吾猶蹙蹙不  
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  
矣言已輒舉酒霑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  
卒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傖父  
垢衣蓬髮不事濯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嫣然如  
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  
語落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款

洽棋酒雜進談諧閒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去孝於親篤於友晚猶斬然自負其有欲以見於世遇精彊少年色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嘗少衰也初君之祖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穴其中慮君或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讌談笑輒相與聒譟鷄豚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瓌碎語刺刺不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率以是為嘗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革屬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斥山居

以營齋供佛無為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言而卒萬曆己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啓七年正月葬於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子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君者共美宣美也余觀唐末嘗錄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賜孤寬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輒泫然流涕唐以詩取士如干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而君等之禮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亡木卒澌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

儒者乎縱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乎茂齊歿余爲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世乎否乎亦姑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  
熊熊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何季穆墓誌銘

季穆何氏名允泓淮王府左長史諱鈞之子也年十四五則已厭薄程文熟爛之習姑爲之以塞其父之意窮日分夜發篋中書誦讀之爲詩

歌古文累數萬言長史公沒流離世故有飄薄之歎始欲以科目自奮而其學問亦日以成就蓋自唐宋以來經世大典如杜鄭馬丘四氏之書儒者多不能舉其凡例而季穆擗撫解剝窮極指要久之涵肆貫通儼然如專門名家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立國之強弱用兵之利害上下千餘年年經月緯如數一二閒有所舉正辨駁矯尾厲角若質古人於窻戶之間而與之抗論也好譚三吳水利訪問三江故道及夏周疏濬遺跡窮鄉沮洳扁舟往返嘗遇盜

奪襪被忍凍以歸家人咸竊笑之遼亡之後論  
失地喪師之故每拍案呼憤或斬之曰遼東西  
是君田舍耶相與一笑而止生平落落穆穆不  
飾容止衣垢不澣履決不紉其遇人意有不可  
目直上視不交一言里人忌而惡之聞履屐聲  
率搖手避去嘗引鏡自笑安得渠一昔死令滿  
城人開口笑耶顛噓日久憂生歎世抑鬱不自  
聊遂發病不汗以死天啓五年之五月也年四  
十有一崇禎某年葬福山之祖塋季穆少於余  
二歲實兄事余余官宮相駸駸通顯而季穆淹

頓諸生嘗語余曰王介甫得王逢原以天民許  
之逢原死嘉祐中不及見介甫得政是亦介甫  
之不幸也余應之曰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范  
希文猶目爲鬼怪今逢原不死安知不爲金陵  
之吉甫耶今季穆旣窮死而余亦晚晚放廢追  
思壯年盛氣朋友相規切之語十餘年間俛仰  
如異世矣陳同甫王道甫之歿也葉正則立新  
例併志之其言曰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  
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賢人志  
士之抑沒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

如此今吾季穆之抑沒甚於道甫而又無同甫  
可以併誌則其可以傳而信者將何恃乎嗚呼  
是余之罪也夫銘曰  
余哭季穆舟次界首有詩千言灑淚漬酒胸懷  
鬱盤鬚眉抖擻此詩可傳銘于何有嗚呼詩之  
與銘孰傳不傳身後之名亦有命焉哀哉季穆  
其又將俟之於天

王季和墓誌銘

昔者聖賢之在天下知其身之非我有而戚戚  
然迂其身以濟一世也席下煖突不黔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至於老死而不悔故曰舜禹周孔  
彼四聖者天民之憂苦遑遽者也佛氏者出以  
塵沙爲國土以歷劫爲歲年撈籠拔濟至于舍  
王位弃氏髮投厓割肉而後究其所欲爲其願  
彌奢其道彌廣然而有本焉吾夫子固謂博施  
濟衆堯舜病諸而如來亦言滅度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顏子之簞瓢陋巷淨名之杜口毘  
耶彼固非超然燕處而置斯世于度外者也古  
之君子退而詠歌一室非以自爲也出而驅馳  
一世非以爲人也求其志而已矣吾友季和少

而服習名教讀書纘言鏃礪進士之業壯而游  
于顧朗仲瞿元初邵茂齊長而游于顧仲恭何  
季穆通經汲古束修厲行是是非非里中人嚴  
憚之中更家難事蓮池和尚于雲棲稱幅巾弟  
子遂以金湯弘護爲已任視伽藍塔廟猶其室  
廬也視方袍圓顱猶其眷屬也視焚修講誦營  
齋利生之事猶其省試應制也俗之人有欲交  
關季和者必之于僧僧之徒有欲交關僧衆者  
亦必之于季和迨其後也交知之緩急問族之  
保受與夫馬醫洗劑一揖半面之人勃蹊誣諉

靡不之于季和季和亦傾身任之不辭炎風流  
汗朔雪刮面旦旦而求之未嘗不在五父之衢  
也日旰不食足繭不息窮年累歲率以爲嘗會  
而計之一歲之中其自爲謀者百不得一焉旬  
月之中其爲親朋謀者十不得一焉捐捐然戚  
戚然舌敝唇乾懷憂召怨久而其人抗手不相  
顧已亦自忘之矣嗚呼季和其亦天民之憂苦  
遑遽而小用之者與抑其志之所存撈籠拔濟  
以多生爲誓願而此生其發因與斯其可悲也  
已顧伯欽以奄禍逮繫季和要仲恭冒暑走數

百里求解于要人傷暍道病歸而寢劇遂不起其沒也不欲死妻子之手武林聞谷禪師與嚴忍公持誦佛號撫之而絕天啓乙丑之某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季和王氏諱宇春山東叅政諱之麟之子也天性孝友事其諸兄如父嘗謂余曰吾昆弟死不忍相離也將共兆域以葬不以家室附子爲合而誌之余曰宋張暘愛其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議者非之子雖有治命子之諸子未必從也季和沒其子昌諤昌誠葬于某地之阡而屬余銘銘曰

吾有友譬一車朗仲軾伏以趨邵瞿蓋却泥汚仲恭箱雜任居季穆蚤能揭持君爲輪周通塗材器良困契需行千里敗兩輻我爲御徒踟躕作銘詩悲祝余

馮嗣宗墓誌銘

君諱復京世爲嘗熟人國初戊懷遠衛高祖諱玘官御史弘治中疏請歸故籍祖諱梁父諱覺皆不仕妻盛氏生三男子舒偉節知十天啓二年卒年五十君強學廣記不屑爲章句小儒少而業詩鈞貫箋疏嗤宋人爲固陋著六家詩名

物疏六十卷謂冠昏喪祭不當抗家禮於會典  
作遵制家禮四卷羅舊聞述先德作先賢事略  
十卷族譜四卷年四十餘始見本朝實錄謂通  
紀詳而野吾學裁而疎弁山炫博妄而繆憲章  
典則自鄮無譏作編年書駁正得失曰明右史  
略草創未就而歿君形容清古風止詭越翹身  
曳步軒唇鼓掌悠悠忽忽如也性嗜酒酒杯書  
帙錯列几案歌嘔少倦則酌酒自勞率以爲嘗  
數踏省門不得舉詠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往往被酒高歌至於泣下嘗之白門日

斤輒登雨花臺縱飲慟哭哭罷復飲飲已復哭  
人不知何所爲也死之日語家人曰吾將爲冥  
官以日中上人曰須明日乎曰非也入夜  
半爲日中耳及時而絕銘曰

阮籍死矣哭聲千年君字嗣宗其哭亦然唐衢  
謝翽後善哭者君亦何爲有淚如寫遺書滿家  
子孫繩繩先號後笑請時斯銘

李緝夫墓誌銘

吾先君之執友曰李文伯樗篤學好修人也伯  
樗每過先君攜其子緝夫以來先君教余呼緝



夫爲兄曰安得若能文如李家兄乎是時緝夫長于余三歲余才十歲耳余稍長卽與緝夫同硯席余居城東緝夫居城西緝夫晨來而暮去風雨明晦足跡可數也余少跣跣自好越禮以驚衆緝夫故淳謹及與余游則亦蓬跣跳號類余里閭閒相與訾警之弗顧吾伊稍閒輒與緝夫譚霸王之大略評詩文之得失放言極論不爲町崖緝夫听然而笑以余爲知言也居數年有婚宦之事各自解去余幸取科第而緝夫治曲臺禮專門名家屢不得志于有司緝夫自

念祖父爲儒者百年單家寒素未可以旦夕振起遂從事于宮宅地形之術志廢食寢扞冒風雪以爲功名富貴可以戾契致也終歲所得束修羊不足以市方丈之地則假諸倍稱之息以故緝夫之遇益左志願益奢家亦益貧而其勞瘁拮据亦益甚卒用是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緝夫少有大志中年爲儒生低首樞衣顧好學天官壬遁家言閉戶握算以爲天下方有事是兵家所必用也丑寅之間逆奄煽禍余惴惴懼不免緝夫過余私語曰歲在甲子七月五星聚

物齋集卷五十五  
十五  
講于張王室必再興子其無憂 上卽位更始  
緝夫喜而相告曰吾言有徵矣子必勉之吾窮  
且老復何恨哉其語意感慨一似重有屬者別  
數日而病未幾而死崇禎元年之四月四日也  
緝夫諱胤熙卒之年春秋四十有九明年余罷  
官東歸其子象璧葬緝夫于興福祖塋之側而  
泣來請銘嗚呼緝夫意氣抑塞有尊主庇民之  
大志不能自出旣窮且老矣則汲汲然冀一見  
之于其友而余又未有以慰其望焉誦白樂天  
贈友之詩所謂待君贊彌綸者千載而下可爲

隕涕也矣銘曰

歲在己巳陽月日吁嗟緝夫返此室有山如堂  
形氣密青烏告祥龜襲吉宜爾孫子世朱紱

繆采璧墓誌銘

采璧姓繆氏名純白故宮諭贈詹事西溪先生  
之次子也西溪初與余定交采璧已能文章有  
聲諸生間矣以父之執事余捧手樞衣俯而納  
屨余安之弗爲止也西溪遭閹難徒跣告哀相  
向而哭西溪不使他子而使采璧以其習于余  
也己而鈞黨益急余有抱蔓之懼采璧有完卵

之憂執手跋躅不敢出氣痛定思痛喜極而涕  
未嘗不相顧霑裳也西溪之歿十有七年蒙  
天子之恩卹十五年矣而弗克葬今年五月余  
過江上召諸子面數之其語切直不可聞采璧  
閔默不語退而深自刻責咄咄嘆詫若無所容  
未幾屬疾七日不汗而卒采璧之子畹擗踊而  
號曰天乎吾父之不得葬吾祖以死也有諸父  
在而吾父獨死畹之不得葬吾父也畹之責也  
畹其容有死所乎於是卜以十一月某日葬采  
璧于永安之新阡母徐氏附焉哭而乞銘于余

公羊子不云乎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及時而不  
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  
不能葬也過時而不葬則比于慢葬矣謂之不  
能葬則亦君子之所隱也余之有隱于西溪者  
蓋亦公羊子之志而采璧乃以余之一言而死  
治以不能葬之罪則采璧可以免矣公羊子又  
曰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若采璧者豈特免于  
罪而已其亦可以爲孝子矣乎畹之葬采璧也  
不得爲渴葬當時而不日正也其此之謂乎若  
采璧與畹也斯可以爲西溪之子孫矣采璧年

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數試京兆將以明經歲貢  
而死死之年僅五十有七娶徐氏繼室張氏子  
六人晚昉啖晦畦畸女九人采壁讀書好古卓  
犖有志行余皆不備書書其所以死者則其生  
可知也銘曰  
身死而父不葬吁可誠也身死而以父之不葬  
亦可嗚也余之於繆氏也隱其父閔其子刻斯  
文以志焉昌黎有言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  
者何也

趙靈均墓誌銘

君諱均字靈均姓趙氏父宦光毀家葬父偕其  
配陸卿子隱于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夫者  
也家世在凡夫誌中靈均娶于文諱俶字端容  
其高祖父衡山公徵明曾祖父文水公嘉祖父  
虎丘公元善父爲貢士從簡字彥可彥可以名  
行世其家靈均少而受學遂以其女娶焉靈均  
從其父傳六書之學又從燕山僧見林授大梵  
字并諸國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奧指畫形聲  
分署部居移日分夜父子自相講習端容明詩  
習禮旣饋而公姑贊賀謂靈均曰此我之賢婦

而汝之逸妻也寒山一片石可以無恙矣凡夫  
歿靈均家益落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  
如糞溲日益甚端容性明惠所見幽花異卉小  
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撫寫性情鮮妍生動圖  
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  
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畫湘君擣素惜花美人  
圖遠近購者填塞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  
法靈均入而翫其妻施丹調粉寫生落墨畫成  
手爲題署以別真贗日晏忘食所所知也出而  
與賓客搜金石論篆籀問奇字訪逸典長日求

夕無所俚賴閒託于虞初誥臯以耗磨光景陶  
陶款款如也酒食祇飭旨蓄庀具晨夕百須靡  
不出端容十指中靈均不知其所繇辦也以是  
得蕩滌情志隱居放言者十餘年崇禎甲戌六  
月端容卒年四十有一又七年庚辰五月靈均  
亦卒年五十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錕爲後一  
女曰昭嫁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使錕來請  
銘余嘗讀李易安金石錄序嘆其伉儷之賢才  
藻之美而惜其不能終也如靈均夫婦者其才  
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

後何耶生同志死同穴視明誠所得不已多耶  
先趙氏之金石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籤  
縹帶亦如所謂連艦累舳散爲雲煙者有無聚  
散不可重爲嘆息耶凡夫之有靈均許叔重之  
有昭也靈均之晡蔡中郎之有珍也有女而能  
傳其父其遂可謂之無子耶嗚呼其可悲也已  
靈均夫婦以某年某月合葬于寒山祔祖父之  
阡而余爲之銘曰

臺傾池涸兮寒山之廬灰飛煙燼兮寒山之書  
粉繪剔軸兮金石蠟車長夜不瘞兮光氣有餘

子祝頌我兮女歌弃予銘以告哀兮弔彼幽墟

張孟舒墓誌銘

吳有君子曰文文起姚孟長周景文名行爲一  
世所宗而張異度朱德陞以孝秀奮袖其閒與  
相下上孟舒異度之兄也諸君之交孟舒也以  
異度而其重孟舒也則自以孟舒孟舒之父益  
之先生於先君爲執友余之交孟舒而重之也  
猶諸君也癸酉之秋余訪孟舒于越來溪登素  
心堂夾窻助明凝塵栖几經史列左旁行度右  
知其人修然自好讀書尚志者也堂之失也六

十年而復又以其閒葺祖墓梓家集庀三族之  
葬昏皆度身量腹以有事焉知其修古六行尊  
祖敬宗而收族者也越三年丙子孟舒年七十  
異度屬余焉記以稱壽孟舒讀之而喜是年七  
月病卒異度哭之慟退而作爲行狀率孤子惇  
請銘于余狀言孟舒孝于親信于友恭謹狷潔  
內行淳備而尤稱其慷慨慕義周旋景文于逮  
繫之日人以爲難景文者忤閹考死所謂忠介  
公者也孟舒嘗語余景文削籍屏居每指窻下  
小池曰有此水在吾何憂被僇促別顧而語曰

昔之夜夢池中荷花盛開與兄執手談笑其  
猶有生還之望乎柩車北歸權厝池上顧視荷  
花爛然不覺噉然而哭孟舒儒者晚而好佛其  
亦感景文之正夢悟死生夜旦之故與孟舒之  
葬在巳卯之某月異度悲諸君之奄逝知人世  
之不可把翫欲及其身以章厥兄也渴而謁銘  
余爲之愾然嘆息故敘孟舒之生平而以夢終  
焉孟舒諱世俊世爲吳江人會祖諱某歷官南  
安太守祖諱基鄉舉不仕今上用按臣言追  
贈翰林院待詔父諱尚友爲諸生祭酒母袁氏

副使尊尼之女妻陳氏布政使塗之孫女皆明德之後生一男二女葬吳縣西花園邨之祖塋  
銘曰

越溪之宅老桂數章有莞有桔幽幽空堂衡門  
剝啄軍持漉囊霜空月駕禪誦將將經營塋廟  
護持金湯如賈欲羸如旅俶裝楞伽之巔雀離  
回翔後千斯年配此銘章

張叔子墓誌銘

秀才陳式來告我曰崇禎壬午五月東陽張叔  
子覲省其父中丞公于濟上而式與之偕病暑

疾增劇六月二日卒于真莊舟中生十六年矣  
叔子名世鶚字峙君少警悟與其二兄競爽筆  
騰墨飛風發泉湧文人才士弗如也治毛氏詩  
及尚書戴記穿穴訓故證據今古嵩門老師弗  
如也其爲人孝友順祥無子弟之過能使其大  
母安于家中丞公安于官成人長德弗如也卒  
之前一日誦出師表祭十二郎文琅琅有金石  
聲戒儼從勿以病聞詒大人憂舟次清口夢旂  
幢從空下有夫朱衣援筆點其額挾以上升卒  
之時彩雲壓舟如幔移時而散將反葬中丞公



撫棺而慟曰兒知讀書卽好虞山夫子所爲古文誦夫子贈余詩發兵頭白憂國鬢絲之句未嘗不涕漬于筵也今其死矣假寵于汝師乞夫子之一言以葬汝而有知庶不悼其不幸于土中而亦可以慰汝祖母于堂上式聞之不自知其泣下霑襟也爲論次其事以請于夫子嗚呼中丞昔保釐南國功德在人南人聞叔子之喪巷不歌春不相如喪其昆弟也閔叔子之亡而憂中丞之失其愛子而盡傷如憂其父母也余于中丞有一日之長猶其州民也銘何忍辭中丞名國維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工兵二部侍郎總理河道朝議推擇爲大司馬銘曰  
生而趾美命弗長也  
沒而修文夢告祥也  
我刻斯銘以童汪錡之例書之可勿殤也

何仲容墓誌銘

余少學舉子之文知里中有何仲容者彊學纘文好鏤版以行世長與諸名士爲文會仲容亦與焉余方壯盛觀仲容衰晚婆娑筆墨擊戛搢搢然取次爭長頗目笑之久之仲容以窮死聞其人內行修整不苟取予悔向者之意輕之也

仲容諱德潤為嘗熟甲族父諱鏞通內典工小楷修布衣長者之行仲容公襲素風食貧自守泊如也性好潔焚香布席書帙井井隣富翁欲并其居倍價以請仲容固不可乃為高樓下瞰食罷敲骨雜擲屋瓦颯拉積不能堪一夕自徙去儼居荒郊外忽忽不得意以死其卒以天啓二年十一月年五十四娶秦氏生子五人述禹述稷述契述臯雲女四人葬宣家村之先塋雲吾徒也既葬來乞銘銘曰

土一棺墳四尺儒衣冠載營魄草茫茫風蕭然

讀書聲林木間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五



